

1979
1989

上海 儿童文学
选 SHANGHAIERTONG
WENXUEXUAN



儿童文学选



装帧 陶雪华
尾花 庄俊豪

1979—1989

上海儿童文学选

本 社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江黎里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数 533,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7-5324-0684-9/I—313(儿) 定价:3.00元

出版说明

十年前，我社曾经编辑出版过《1949—1979上海儿童文学选》。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继续编辑出版这本《1979—1989上海儿童文学选》，作为检阅新时期十年来上海地区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成果的作品资料，当是一项相当有意义的工作。

本选集以上海作者创作的作品为主，外地作者在上海发表、出版的仅收获奖的作品（个别低幼作品例外）。

限于篇幅，每位作者仅选一篇，大型作品不选。

作品的次序，分体裁按其发表或出版的先后排列。部分作品曾由作者作过若干修改。

新时期十年中，上海地区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新人辈出，新作如林。在编选过程中我们虽曾广泛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听取作者本人的意见，但是疏漏或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为了共同把这项文化积累工作搞好，我们殷切地希望作者和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年6月

序

陈伯吹

忽然地，我会念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其时我正拉开了书橱的门，里头整整齐齐地藏有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十年来（1979—1989）出版的文艺书籍，我把它们看作比黄金还宝贵的财富。“金不换”——正如安徽省歙县出产的墨宝——看着满橱的文艺书籍，就怀有这样的浮想。也许被人笑为痴心，这，我可顾不了了。

我睁大眼睛，清晰地看到——

插队落户后才调回上海，当上《儿童时代》编辑的王安忆，在业余时间里勤奋写作，发表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引起了少年读者的普遍反响。这篇作品主要是作家向社会提出问题，而不是陶醉于自我欣赏——这一炮打响了。

文学创作，源自生活，要求作家久长而

又深入生活，才能在笔下写出美好动人的作品。《小鱼娃与小飞鱼》所以成为佳作，难道不是这样吗？有成就的作家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忘了这一点，作品就不能升华，达到高质量的地步。

在《失去旋律的琴声》中，描画那为父医病，出卖那不愿意出卖他心爱的小提琴，“孩子始终低着头，像一只被打伤的鸽子那样，衣袋上的扣子全掉了，衣领上也留下了被撕裂过的痕迹……”由于作者把穷苦孩子的形象写得细腻逼真，对读者的感染力就强，教育作用也就大了。

从一般来说，儿童文学创作中与宗教有联系的题材比较少，而《“欢乐女神”的故事》的作者，因为曾经在香港的教会学校里念过书，就根据她的生活，写出了一篇文情并茂的佳构，愈读下去愈不肯释手。最后，篇末出人意料的结尾，会令人怀念那作品中不幸的主人公，既显示了作家写作的才能，也激起了读者的同情心。

《独船》的作者确实有他独特的写法，与众不同。作品中的人物赋予了强烈的个性，这与作者本人由于生活环境所冶炼成的个性相一致，存在着数学上所谓的“正相关”。作品写出了少年人初涉人世所面临的生活风涛，激动读者的心，促使起而改革社会，改善人民生活。这作品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说来，结尾过于悲惨了些，甚至可以说残酷了点儿。如果把这作品的内容加重加深点儿，发表在成人文学的书刊上，亦毫不逊色。

一池清水，风送芬芳，亭亭玉立的乃是两朵并蒂莲。这里说的是个譬喻：在我们儿童文学阵地上，任大星与任大霖是亲兄弟，他们身手不凡，五十年代就都崭然露头角，而在“四人帮”粉碎以后，他们奋笔疾书，佳作频传：为读者熟悉的大星有

《三个铜板豆腐》，写来曲折细致，情意殷切，使人读后念念不忘那位慈祥爱甥的老外婆，并且想见其为人。尽管时代不同了，老人毕竟仍然是可亲又可爱的人啊。大霖的《搬夜人的孩子》也是写那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描绘细致，读来感人肺腑。兄弟俩的这两篇作品，可以说是给旧社会画下了难忘的印记，从而激发小读者奋发有为，日后建设新社会，为人民谋幸福的意愿，这是儿童文学的崇高的“天职”，将与儿童教育相辅而行的一支“志同道合”的同盟军。

在这册丰富而又俊秀的“选集”里，从体裁上看，小说占了大部分，而且佳作如林，可读性极强。除了上述七篇以外，诸如《第十一根红布条》、《退役军犬黄狐》、《黑色的郁金香》、《我和“司令”》、《探监》、《牛泪》、《追踪》和《蓝鸟》，还有《这里发生突然事件》，以及旧事新写的故事（它与小说是“双生子”）《牛头山岳云战关铃》等等，均为一时（实际是十年）之选；可是我最为欣赏的在这儿要特别推荐的是《爸妈我》，全篇写得非常生动活泼，语言有味，意在言外。作品叙述一家人只父、母、子三个，是个亲密和蔼的家庭；可从他们日常生活里，显示出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而且大家都很执拗，谁也不肯相让。但是，作品在结束时，却来了一个“异途同归”，父、母、子有了共同的信念。这出人意外的一笔，加强加深了主题。

在散文中，《十八双鞋》、《清凉的九曲溪》与《中国少女》，都是曾获得过“儿童文学园丁奖”的佳作。同样，在报告文学中，《生活的斗士》、《帮帮我们的小队长》、《胜者和败者》，也都获得了“儿童文学园丁奖”。十年来散文和报告文学的佳作多着呢，但是在这册集子里，限于篇幅，只选收了十三篇，不能不有“沧海遗珠”之感；而在这里，又只提及不到百分之五十。由

于我们国家仍处在第三世界的行列，影响所及，我们文教工作的进展跨度还是不大。不然，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的成绩，将如春天的繁花景象。有一天，这个园地里，将会出现万紫千红，因为作家们的笔耕还是十分努力的。

现在话题转到童话“王国”里来吧。在这八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园地里，童话创作一点儿也不比小说创作逊色，两者并驾齐驱，它们的优秀作品，同样是响当当的。且看那老一辈作家写出了《老鼠看下棋》、《有魔法的乒乓板》、《狼毫笔的来历》、《国王登上了飞碟》、《欢天喜地过生日》等等，他们所以能写出好作品来，岂不是生活第一，修养第一，勤笔第一？所谓“苦思苦索，苦修苦炼”，让他们在生花妙笔下，产生出生动又美妙的童话作品来。话得说全面，说具体，应该看到八十年代中、青年童话作家的崛起，他们也写出了美好的篇什，诸如《黑猫警长》、《神秘的咒语》、《一串快乐的音符》、《窗下的树皮小屋》、《“太集”活动兴衰记》和《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更有《未完成的》、《九重天》和《小路，小路……》，童话王国里真是人才济济，读者多么的高兴啊。可惜的是，写过《斯芬克司和中国少年》的童话作家何公超不幸逝世了！他还写有《龙女和三郎》等作品，留下的不多。更可惜的是，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创作过数百篇童话的作家贺宜，也跟着逝世了。值得恋念的有他的遗著《贺宜文集》五卷本，可作后之来者观摩与学习的宝贵遗产，可以从中吸其精华，吹入时代气息，写出“长江后浪赶前浪，一代新人追旧人”的好作品来。而这部集子里选的他的《野猫学长寿》，乃是一块带有示范性的亮晶晶的宝石。

从文学各种体裁成长与发展总的说来，童话是寓言的后起之秀。如今童话雄踞在文坛上，它可不能“数典忘祖”啊。在“家

谱”里，它们两者先后同在，而且是“旧亲”。应该说寓言是童话的前辈，著名的《伊索寓言》中不少篇章与童话无分彼此，尽管它们各有各的独形特性。在这部“选集”里，似乎吝啬了点儿，只请进了“三剑客”：那就是《科学家和定律》、《生命的真理》和《鹅卵石》。看来编者并非聊备一格，是作为新寓言佳作的“取样”，有敦促寓言走新道路之意吧？

诗在文学园地里，犹如一枝报春花。很多作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是诗，但是他们在开始写作时，往往从诗入手。不过要写出好诗来，远非易事。尤其是儿童诗，更为难写。唐朝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夜思》，还有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等等，虽非儿童诗，却清浅有味，朗朗上口，从诗声中就能理解其中意味，应是儿童诗的上乘之作。本集子选入十七篇，可说是十年中儿童诗的佳作，作者也都是长期作诗的佼佼者。

科学文艺在儿童文学园地里，似乎是个新品种，其实也是由来已久，不过在过去少有作者接触它、扶植它。鲁迅曾译过《地心游记》，并向青年颜黎民推荐过，认为青少年应该多读《轻气球上五星期》等这类作品。法国的凡尔纳、加拿大的西顿、丹麦的爱华尔特等著名的科学文艺作家曾写出不少作品，使这个文学样式愈来愈兴旺。这部“选集”限于篇幅，仅选了四位作家。年来从事这一愈来愈重要体裁的作家正在逐渐多起来，但是这对培养少年儿童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成为祖国建设事业的一支大军，工作还做得十分不够，数量上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一差距，我们必须赶上，而且要求在质量上也超过。这是热心从事于儿童文学的作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文学园地里，剧本创作几乎是年年歉收，而以儿童剧本的创作问津的作者，几乎绝无仅有，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但

作家主观上的关注也实在太不够了。这是不是儿童文学创作前进中的一大问题？

与剧本相对照的，是十年来幼儿文学的日趨繁荣，作品质量也日渐提高，可以说是幼儿的福音。此中写得优秀并且获奖的有《圆圆和圈圈》、《摇篮曲》、《小猪奴尼》、《猫咪》、《老鼠嫁女》、《小老鼠坐汽车》、《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和《雪孩子》等等。此中有诗，有童话，有生活故事，还有著名作家为低幼孩子们写出的剧本《小熊拔牙》，更值得一提的是年满九十二岁的老作家（也是老编辑、老教授）沈百英，在他“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的笔下，也写出了《六个矮儿子》，获得了“儿童文学园丁奖”，我们皆大欢喜地向他祝贺。

转瞬十年过去了。这是不平常的十年。尽管在文学大花园里，儿童文学仅仅占了一角，但是由于作家们的重视和努力，加上编辑的夙兴夜寐，辛苦耕耘，这一角也姹紫嫣红，与其他文学品种并列园中，毫不逊色。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也是对上海这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实为一大盛事，欣喜之余，益自奋勉，更好的光景在后头。



陈伯吹 序..... |

小说·故事

王安忆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1
张锦江	小鱼娃与小飞鱼.....	11
方国荣	失去旋律的琴声.....	18
程乃珊	“欢乐女神”的故事.....	23
任大星	三个铜板豆腐.....	36
任大霖	援夜人的孩子.....	47
张安民	黑色的郁金香.....	60
徐 风	木根卖菜.....	70
沈振明		
叶 丰	汪汪小报.....	81
茹志鹃	从前.....	93
竹 林	我和“司令”.....	102
曹文轩	第十一根红布条.....	118

苏曼华	猪屁股带来的烦恼.....	128
魏滨海	诺言.....	135
周开雾	探监.....	141
常新港	独船.....	151
张成新	牛泪.....	163
沈石溪	退役军犬黄狐.....	170
金逸铭	月光下的荒野.....	186
朱效文	傍晚的天池山.....	195
秦文君	少女罗薇.....	205
梅子涵	蓝鸟.....	216
高泽	第一个愿望.....	223
朱家栋	这里发生突然事件.....	228
施雁冰	爸妈我.....	238
李仁晓	透亮的月光.....	249
郑开慧	追踪.....	255
邬盛林	牛娃子画帐.....	267
鹤仙	牛头山岳云战关铃.....	272

散文·报告文学

黎汝清	春联琐记.....	276
陈益	十八双鞋.....	284
袁丽娟	清凉的九曲溪.....	290
江英	原谅我.....	298
陈丹燕	中国少女.....	307
班马	江南，有一座永不忘的小屋...	313

李楚城	生活的斗士	318
黄修纪	帮帮我们的小队长	331
赵丽宏	胜者和败者	340
沈碧娟	小报人的故事	347
思 羽	泗出海面	357
庄大伟	出 路	367
刘保法	迷 恋	380

童话·寓言

包 蕾	国王登上了飞碟	391
吴梦起	老鼠看下棋	402
郑 马	有魔法的乒乓板	416
洪汛涛	狼毫笔的来历	429
陈伯吹	骆驼寻宝记	444
郑渊洁	富翁乔克	468
诸志祥	黑猫警长(节选)	476
何公超	斯芬克司和中国少年	495
贺 宜	野猫学长寿	499
宗 璞	总鳍鱼的故事	504
冰 波	窗下的树皮小屋	512
方轶群	欢天喜地过生日	521
彭 懿	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	524
任霞苓	呱呱的故事	536
戴 隽	谁是木偶人	542
王晓玉	神秘的咒语	548
任哥舒	“大集”活动兴衰记	558

周 锐	九重天	571
绍 禹	小路，小路	583
周基亭	未完成的	588
张秋生	一串快乐的音符	596
吴广孝	科学家和定律	603
方崇智	生命的真理	604
蔡振兴	鹅卵石	606

诗

宁 宇	海马的故事	607
圣 野	竹林奇遇	610
季振邦	你让弟弟跟你学什么	612
金 波	风 等	619
田 地	我爱我的祖国	621
姜金城	小 鸟	628
宫 垚	童年的夏天	630
黎焕颐	一条河	631
朱述新	放鹿的姐姐	633
黄亦波	远方的礼物	635
于 之	枕头山下	637
任溶溶	绒毛小熊	639
董景黎	我们如何长大	643
吴 伟	呵，大森林里的路	645
毕国瑛	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647
东 达	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	650

李继舟 黄梅雨飘来了 653

科学文艺

鲁 克	神秘的谷地	655
盛如梅	森林王国失踪之谜	664
叶永烈	机器理发店	669
胡廷楣	我剃了一个大光头	684

剧 本

方 园	“妙乎”回春	689
孙 毅	“他”是谁呢？	696

低幼文学

李其美	鸟 树	705
杨治军	小火炉	708
李苏华	豁牙儿	711
王新京	接姥姥	714
胡莲娟	最后一个故事	716
张佩玉	的喀的喀	718

嵇 鸿	雪孩子	720
冰 子	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723
蔡鸿森	三只想生病的小狗	726
沈百英	六个矮儿子	729
谢 华	岩石上的小蝌蚪	731
黄衣青	小老鼠坐汽车	734

武玉桂 外星人收破烂 736

谢采薇 小家伙们 740
鲁 兵 小猪奴尼 741
鲁 风 老鼠嫁女 745
郑春华 圆圆和圈圈 748
黄庆云 摆篮曲 750
水 飞 猫 咪 752

柯 岩 小熊拔牙 753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王安忆

离上课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新闻部长”季小苏走进教室，用他小姑娘似的尖嗓子高声说：“‘新华社’最新消息：初一年级马上要恢复建立少年先锋队组织了，后天就选举中队长。”同学们一下子闹了起来，纷纷议论着该选谁。我跳上椅子，举起两只胳膊，说：“我选李铁锚！”

季小苏挤到我身旁，放低声音，神秘地说：“我估计，张莎莎当选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

“为什么？”我问。

“五分钟之前，我见张莎莎又走进了教师办公室，立正，稍息，‘报——告——’”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不说了。

这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腿。我低头一看，正是张莎莎。她仰起脑袋，瞪着我说：“椅子